

宫本武藏

剑与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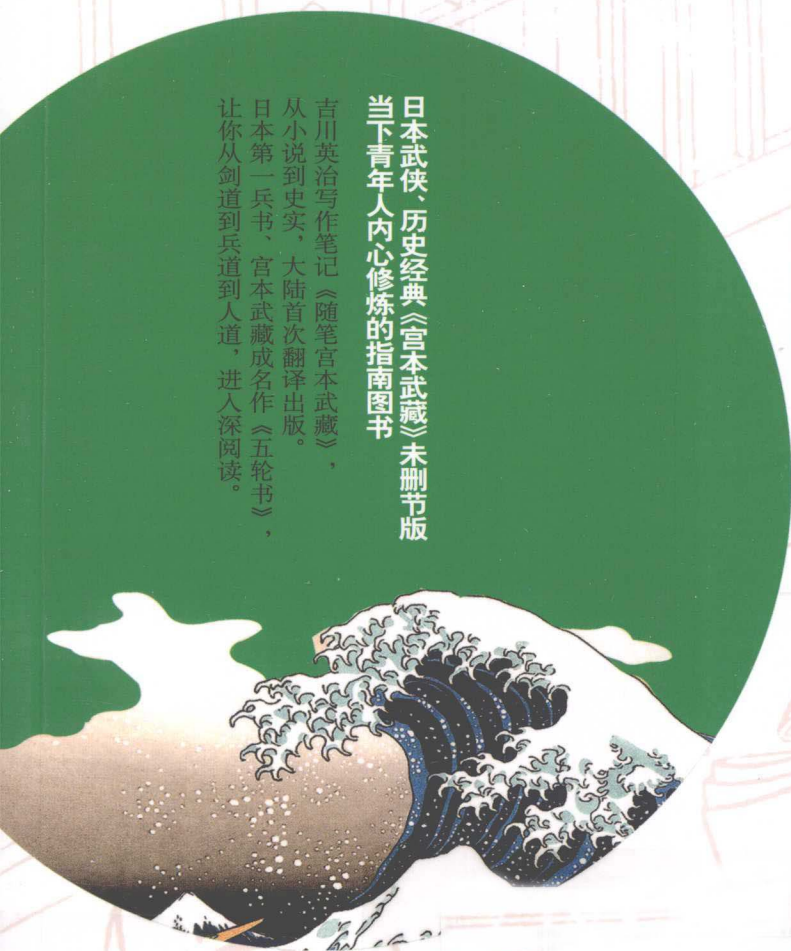
【四】

经典珍藏版

【日】吉川英治◎著
冯莹莹 杨田 范楠楠◎译

日本武侠、历史经典《宫本武藏》未删节版
当下青年人内心修炼的指南图书

吉川英治写作笔记《随笔宫本武藏》，
从小说到史实，大陆首次翻译出版。
日本第一兵书、宫本武藏成名作《五轮书》，
让你从剑道到兵道到人道，进入深阅读。



宫本武藏

剑与禅

【四】

经典珍藏版

【日】吉川英治◎著
冯莹莹 杨田 范楠楠◎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本武藏·剑与禅/[日]吉川英治著;冯莹莹,杨田,范楠楠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484-1241-0

I. ①宫… II. ①吉… ②冯… ③杨… ④范…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5171号

书 名: 宫本武藏·剑与禅

作 者:[日]吉川英治 著

译 者:冯莹莹 杨 田 范楠楠 译

责任编辑:陈春林 李金秋

责任审校:李 战

封面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349号3号楼 邮编:15002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www.hr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hr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720mm×1020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650千字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4-1241-0

定 价:150.00元(全四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目录

地之卷



- 002 铃
- 008 毒蘑菇
- 016 丢落的梳子
- 022 花佛堂
- 030 农田里的人们
- 036 荆棘
- 042 孙子
- 051 受绑之笛
- 062 千年杉树
- 073 树石问答
- 078 三日月茶馆
- 083 软弱的武藏
- 088 光明藏
- 093 花田桥

水之卷



- 100 吉凶染
- 106 日之蚀·日之影
- 117 优昙华
- 125 山坡

- 132 河童
- 144 春的消息
- 148 不期而遇
- 158 茶泡饭
- 167 借宿奈良
- 177 般若原
- 191 山中小国
- 198 芍药使者
- 210 四高徒
- 215 团坐宴
- 222 太郎
- 229 怒火
- 234 黄莺
- 245 女人的抉择

火之卷



- 250 西瓜
- 255 佐佐木小次郎
- 267 狐狸足印
- 271 幻术
- 283 宿敌
- 287 美少年
- 299 忘忧贝
- 308 无常
- 313 旧时盟约
- 317 晒衣竿
- 331 无限江山

340 神泉
346 冬日幻像
357 风车
371 受惊之马
389 冬之蝶
394 心之猿
405 公开信
410 孤行八寒
416 针
425 微笑
431 鱼纹

风
之
卷



442 无边荒野
457 当世高手
467 黑夜迷途
473 真假佐佐木小次郎
488 二少爷
500 死胡同
507 慈母悲心
521 锄头
527 城里的商人
537 春雪
546 雪韵
559 今样六歌仙
568 焚牡丹
574 断弦

579 悲春之人
587 沉香君
596 门
610 今朝有酒今朝醉
617 必杀之地
625 一弯新月
631 山神
644 离散之雁
649 生死一线
657 雾风
669 菩提一刀
681 乳
688 蝶与风
693 道听途说
699 连理枝
707 送春谱
714 女瀑男瀑

空之卷



724 普贤
731 木曾冠者
741 毒齿
747 星之中
753 慈母棍
764 一夜之友
772 钱
784 焚虫
793 前往江户的妓女

797 恶作剧
809 草云雀
816 开拓者
823 喧嚣河滩
832 刨花
841 猫头鹰
851 守灵的童子
860 一指擎天
867 老师与弟子
873 土匪来
880 征夷
890 卯月之时
897 入府城
904 苍蝇
910 促膝长谈
918 食客
928 承办人
932 急信
941 假名书写的佛经
951 血色梅雨
961 心无旁骛
969 雀罗之门
974 街上的杂草

二天
之卷



- 982 众口
- 987 虫鸣不断
- 995 鹭
- 1003 青柿
- 1011 露水湿淋淋
- 1023 四贤一灯
- 1032 槐之门
- 1039 皂荚坡
- 1045 忠明发疯始末
- 1056 物哀
- 1061 鼓槌
- 1067 恶魔的眷属
- 1074 篱笆红叶
- 1085 下行货物
- 1090 漆桶
- 1093 兄弟弟子
- 1099 大事
- 1107 石榴之伤
- 1111 梦土
- 1120 花落·花开
- 1127 师徒重遇记
- 1139 荣达之门
- 1147 天音

圆
明
之
卷



- 1154 黄莺
- 1160 奔牛
- 1166 麻胚
- 1175 尘埃

1182 童心
1187 大日
1192 古今逍遥
1198 绳子
1203 丝雨之春
1214 港口
1223 热开水
1232 无可先生
1238 无为之躯
1244 空心麻线球
1256 圆
1262 饰磨染
1268 风信
1281 观音
1289 世之海流
1296 待宵舟
1305 鹰与女人
1312 十三日前
1319 马草鞋
1329 日出时分
1335 彼人·此人
1349 鱼歌水心



四贤一灯

这时，远远传来神乐笛的声音。可能是有什么夜间祭祀，篝火的火花映得森林的一角微微发红。

就是骑马都要费些时间，牵着马一路跟到牛込地区的北条新藏一定走得很疲惫。

“就是这里。”

赤城坡下。

坡的一边是宏大的赤城神社，隔着坡道的另一边便是丝毫不逊于神社的被土墙围起的府邸。

武藏在土豪式的门口下了马。

“辛苦你了。”

武藏将缰绳交给新藏。

门是打开的。

马蹄声一响起，早已等在院内的侍卫赶紧秉烛迎来。

“回来啦！”

侍卫将马接过来，对武藏说：

“我给您领路。”

然后，带着武藏和新藏绕过一棵棵树木来到大玄关。

左右两边的台阶板上已经摆上了蜡烛，安房守的仆人们低头行礼。

“恭候多时了，您快请。”

“——打扰了。”

武藏跟着侍卫走上阶梯。

这座宅子的建造风格很独特。从阶梯到阶梯，一直向上。应该是依附着

赤城坡的山崖，层层叠加搭建的房屋吧。

“您稍候——”

将武藏引到房间内的侍卫退了出去。武藏注意到这个房间所处的地势已经很高了。向下可以看到江户城北边的护城河及包围城墙的丘陵、森林。想必白天一定能够眺望到更多景色。

“……”

灯旁的隔扇被悄悄拉开了。

美丽的年轻女仆，盈盈上前，奉上点心、茶、烟草等款待物品后，又无声退出去了。

那艳丽的裙带如同从墙壁里来，又被墙壁吸了进去一般，剩下的只有淡淡的香气。这使得武藏想起了被自己忘记了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带着侍童的主人过来了。是新藏的父亲安房守氏胜。见到武藏，显得非常亲昵，熟不拘礼的样子——可能因为见武藏和自己的孩子是同辈人，也就将他看作孩子对待了，

“呀——来了啊！”

略去客套的礼节，安房守武将般地盘腿坐在了侍童准备的草席上，

“——听说你救了我这个混小子新藏。本来想过去向你道谢，现在反而请你到这里来了，抱歉啊！”

说着，安房守将双手叠放在扇子上，稍稍低了低头。

“哪里哪里！”

武藏也轻轻点头示意。安房守的前边三颗牙齿已经掉了，皮肤却散发着不似老人的光泽。两鬓斑白，左右生着浓密的胡须，这胡须刚好巧妙地将因缺少牙齿而显得干瘪起皱的嘴唇挡住了。

看起来该是位多子多福的老人，让年轻人有种很亲切的感觉。

武藏自己也不再那么拘束。

“从您儿子那里听说，我的一位旧相识在贵府做客。是谁呢？”

二

“马上就让你见见——”

安房守徐徐地说——

“是你非常熟悉的朋友——碰巧他们两个也互相认识。”

“这么说来，是有两位客人吗？”

“都是跟我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昨天在城内偶然遇到的。他们来我这里小坐时，刚好碰上新藏要出门拜访你——一位客人突然说，许久未见到你了，想见见你。另一位也跟着说想见你一面。”

安房守只顾着说事情的始末了，最后也未言明客人到底有几人。

可是，武藏却已大体了然于心了。笑着试探着问。

“我知道了。是宗彭泽庵大人吧？”

“呀，猜对了。”

安房守拍着膝盖说道：

“还真猜对了。昨天我在城内遇到的正是泽庵。很怀念他吧？”

“确实是很久没见到他了！”

就是根据这一点，猜到其中一位客人是泽庵的。可是另外一位是谁呢，还没有头绪。

安房守起身带路。

“这边请——”

到了外面以后，来到一座短阶梯前，向上攀登便是很长的迂回长廊。

走着走着原本在前面带路的安房守突然不见了。不论是迂回曲折的长廊还是阶梯，都非常暗，可能是不熟悉这里的武藏一时没跟上——纵然是这样，这个老人也太急脾气了。

“……”

武藏停住了脚步，对面有间房亮着灯，安房守在里边叫着武藏。

“这里——”

“嗯——”

武藏虽然回答了他，却依旧没有向前迈出一歩。

从武藏现在站的地方到亮着灯的房间，要经过约九尺的黑暗地带，武藏总感觉那黑暗地带里有什么让人不快的东西。

“怎么还在那里？——武藏，在这里呢，快点过来。”

安房守又叫道。

“……好的。”

武藏不得不这样回答。不过，他还是止步不前。

悄悄地掉转脚步退回十几步后，看到有一个通向庭院边的洗涮处。那里的放鞋石板上放着木屐，武藏穿上了那木屐，然后沿着庭院边走到安房守所在的那间房内。

“……啊，从那儿过来了。”

安房守一副被人抢了先机的面孔，向房间门口扭头望去。武藏毫不在意的样子。

“……嘿！”

武藏看到房间内迎面坐着的泽庵，满心欢喜。

“嘿——”

泽庵也惊喜地睁大眼睛，起身相迎。

“武藏吗？”

泽庵激动地不停地说，“好久不见，真想念你啊。”

久未见面的两个人，一时像看不够对方一样，相对良久。

而且，没想到会在这里见面。

武藏感觉恍若在梦中一般。

“——我先来说一下在那之后的事情吧！”

泽庵先开了口。

这个泽庵一直都是只穿粗布僧衣，从未见织花锦缎、珠宝配饰上身。这次相见，他的穿着打扮也不例外，只是总觉得他言谈举止上仿佛与从前不太一样，温润多了。

武藏原本生于旷野之上，就是一个乡下人，经过多年的磨炼已经温厚许多。泽庵也是，感觉他风采更胜当年，对禅学的领悟似乎也更深了。

泽庵已年近四十，与武藏相差十一岁。

“之前，是在京都分别的吧——以后似乎就再没能见面。那时，我母亲病笃，我回但马了。”

接着，泽庵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我为母亲服丧一年后，就出门云游了。先寄身于泉州的南宗寺，然后参拜了大德寺，还和光广卿不问世事地赋歌、品茶，过了些逍遥日子。不知不觉几年光景就过去了，近来，与下行的岸和田的城主、小出右京进同行至江户，来看一下江户的开发状况！”

“嚯，那么，最近才来的江户吗？”

“我曾在德寺见过两次右大臣家（秀忠），也经常去拜谒大御所。不过，这次到江户还是第一次——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也是这个夏初才来的——”

“不过，你在关东也很有名了啊！”

武藏陡然感觉羞愧难当，低下了头，

“都是些坏名声。”

泽庵盯着武藏看，想起了他更名为宫本武藏前的样子。

“在你这个年纪，就早早地享有美名，未必是件好事……恶名也没关系。只要不是不忠、不义、叛徒——这样的恶名就行。”

泽庵说道：

“讲讲你之后的习武修行——现在的状况吧？”

武藏大致说了一下近年来的经历：

“现在依旧觉得自己不成熟、未达悟道，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进入境界——甚至觉得愈走愈远，仿佛进了绵绵无尽头的深山。”

“嗯——谁都是在这样的经历中成长的。”

泽庵叹息着，同时也欣慰地说：

“若是还未到三十，就放言自己已经知道何谓‘道’的话，那他的人生也将止步不前了。即使是早生十年的拙僧，现在也还不能游刃有余地与人论禅说道。——世间的人却喜欢抓住我这个烦恼大师听法、求教。你没被世人纠缠，比我好多了。法门之人最怕的就是，别人动不动就把你当作活佛般拜着。”

正当两个人说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饭食、酒水等已经被端上来了。

“……哦，对了对了。安房守大人，你是主人。还不把另一位客人介绍给武藏！”

泽庵想起了另一位客人。

饭食是四人份的。而现在只有泽庵、安房守、武藏三个人。

另一位客人到底是谁？

武藏其实已经明白了，不过他不露声色。

四

泽庵一催促，安房守稍有些慌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要去叫吗？”

然后，望着武藏，别有意味地解释道：

“我们的谋划似乎被你看破了——我出的这个点子，看来不太高明啊，真是没面子。”

泽庵笑道，

“正因为被戳穿了，才更要打开天窗说亮话——这只是一个助兴的小插曲，不能因为是北条流的宗家，就连这点面子都放不下。”

“我已经输了！”

安房守咕嘟着，心里还是有些疑惑，他望着武藏问道：

“我从犬子新藏和泽庵大人那里，了解到你的为人，邀你来此一聚。不过，很是失礼啊，我还想了解了解你的习武水平，觉得与其谈话时聊起这个，还不如先来个试探——与刚好来这里做客的另一位客人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他躲在那个黑暗长廊的空地附近，拿刀等你。”

安房守终于面带愧色地将试探武藏的原委讲了出来，同时表达了歉意——

“……可是，我特意多次诱你从这边过来——你那个时候为什么后退了几步，沿庭院的墙边绕了过来？……很不明白。”

安房守盯着武藏的脸，似乎要看出答案一般。

“……”

武藏只是唇边溢着笑容，什么都没说。

泽庵道：

“哎呀，安房守大人。这就是兵学家的你和剑客武藏的差别。”

“哦？那差别是……”

“以智为本的兵学和以心为髓的剑法之道，是不同的——从兵学之理来看，一般这样引诱对方，对方是会过来的——可是剑法的心机是，在肉眼、肌体感知前，预先洞悉，防患于未然——”

“所谓心机是……”

“禅机。”

“……那么，泽庵也了解此事吧？”

“不是太清楚。”

“不管怎么说，真是抱歉啊。常人感觉到杀气的话，不是慌神，就是想凭借自己那颇有自信的技艺一探究竟——没想到你会返回几步在庭院口换上木屐。”

“……”

武藏认为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有把他的赞许放在心上。反倒是觉得因为主人的谋划，一直等在外面，不得而进的人比较可怜，便对着外面说道。

“快请但马守大人入席吧！”

“咦？”

不只是安房守，连泽庵都大吃一惊。

“你怎么知道是但马守大人？”

武藏一边给但马守让出上座，一边说：

“虽然那儿比较暗，可是从墙壁阴暗处传来明晃晃的剑气，通过那剑气和这里的在座人员，我推测出定是但马守大人。”

五

“嗯，真是明察啊！”

安房守点头感叹，泽庵向外面喊道：

“不错，就是但马守大人。那个躲在暗处的人，你已经暴露了。过来吧！”

那边传来了爽朗的笑声。柳生宗矩走了过来，他和武藏是初次见面。

武藏虽然在此之前已经让出壁龛处的上座，退居下座，可是但马守却没有过去坐，而是径直走到武藏面前，向他打招呼。

“我是右卫门宗矩，很高兴相识！”

武藏道：

“初次见面。我是作州的流浪武士，宫本武藏。今后拜托多指教了！”

“前段时间，家臣木村助九郎曾向我提过你，只是不凑巧，恰逢家乡父亲病重。”

“石舟斋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也是到年纪了，总是……”

但马守不再说下去，转而说：

“我通过父亲的信，还有泽庵先生了解了许多关于你的事——特别是对你刚刚的判断力深感钦佩。虽然有些不成体统，可以说，这次算是一场你所期待已久的比试了。请你不要介意！”

但马守温厚地礼遇穿着上稍显穷酸的武藏。武藏动容，但马守果然名不虚传，是个聪明的高手。

“真是不敢当，在下诚惶诚恐。”

武藏低下身子答道。

但马守纵然领饷一万石，也位列诸侯。从家世上来说，自天庆年间便是闻名于世的柳生庄的豪族了，而且又是将军家的老师。武藏则只是一介草民。

因此，在当时的观念中，武藏与他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是无法与他同席而语的。不过，还好有旗本兵学家安房守、僧人泽庵在场，大家都没有过多顾忌所谓的阶层，气氛融洽，武藏也就稍许安心了。

觥筹交错。

谈笑风生。

这里没有阶级、年龄之分。

武藏认为这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特殊待遇，而是“道”之德使然，因为大家的交往是尊崇“道”义的，所以才没那些世间所谓的差别。

“对了——”

泽庵想起了什么，放下杯子，问武藏：

“阿通怎么样了？……最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武藏登时红了脸，

“是啊，怎么样了昵，在那之后完全……”

“完全杳无音信吗？”

“是啊！”

“真是可怜啊。也不能总这样，你也……”

但马守突然道，

“阿通是那个在柳生谷的父亲那里待过的女子吗？”

“是的。”泽庵代为回答。

“要是这样的话，现在正和侄子兵库一同往家乡赶呢。她去帮忙护理石舟斋——宗矩说。”

“她和武藏是旧相识吗？”

但马守感到有些吃惊。

泽庵笑道：